

Table with financial data including fund codes, names, and values. Columns include fund code, fund name, and value. Includes sub-sections for various fund types like '货币基金', '债券基金', etc.



名著咀英 安立志专栏

杨志如何竞争上岗



安立志(曾用名笔名燕楠、公冶平),在国内杂文、评论征文中曾获奖数十次,连续多年获山东省杂文一等奖...

开栏语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目前正在各电视台热播,再次引发人们对名著的关注,重读《水浒》,重新解读梁山英雄,让无数“水浒迷”在这个秋天重拾记忆、重温旧梦...

杨志因为在东京街头杀了“没毛大虫”牛二,被开封府以“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的罪名,脊杖二十,充军北京大名府...

杨志充军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却意外地看中了这个人。杨志身为刑犯,不仅未入监狱,而且直接进入府中听用。

因为杨志在梁府“早晚殷勤伺候使唤”,梁中书有心抬举他,打算提拔他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分请受。

作为当朝太师蔡京的东床快婿,在用人问题上,梁中书并不想搞“伯乐相马”式的“一言堂”。梁中书“只恐众人不服,因此,传下号令,教军政司告示大小诸将人员来日都要出东郭门教场中去演武试艺(第十一回)。”

“遛”,是“选马”而不是“相马”,至少从程序上体现了公开与透明,从而为命运乖蹇的杨志提供了一次竞争上岗的良好机会。

然而,杨志的竞争上岗,却缺少了基本的程序正义。

首先是资格问题。杨志触犯了帝国法律,尚在服刑期。在东京的杀人犯到了北京却成了座上宾;在开封府刚刚判了刑,到了大名府即可考选公务员,而且竞争的还是军中职务。

其次,这一竞争机制只为杨志一人而设,属于典型的“萝卜招聘”,至少违反了众中选优、公平竞争的原则。说白了,这次竞争上岗,就是梁中书为杨志一人创造的脱罪、转正、升职之机,指标是特定的,人选是特定的,职务是特定的,待遇是特定的,甚

至程序都是特定的。

再次,梁中书作为最高地方长官,在作了如此之多的“特定”之后,居然兼任主考官,如此一来,怎么能够保证竞选的公正?事实也是如此,在比武前和比武中,梁中书对杨志百般关照,处处呵护,不仅亲赐衣甲,而且自己的战马都供其骑乘,甚至出场时也带杨志同行。这无疑等于暗示。

最后,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此次竞选,直到临场,除杨志外,其他选手不仅都是未定的,而且都不明就里,甚至杨志的竞争对手都由梁中书一手指定。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梁中书叫周谨听令,“着副牌军施逞本身武艺。”

政策如此倾斜,竞争的结果显然不利于周谨而有利于杨志。果不其然,周谨比武失利,梁中书反而这样说:“前官参你做个军中副牌,量你这般武艺,如何南征北讨?怎生做得正请受的副牌?”于是下令,“教杨志替此人职役(第十二回)。”

似乎所有程序就要按照“导演”的意愿顺利结束了,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对于徒弟周谨的失利,急先锋索超似乎看出了猫腻,竟然出阵公开挑战杨志。对于这一出乎意料的发展,梁中书倒没有如其他官员一样以势压人,只是为杨志捏了一把汗。

在得知杨志敢于应战的表态后,他不仅交代“教甲仗库随行官吏”给杨志挑选“应用军器”,而且直接吩咐,“牵我的战马借与杨志骑”,并叮嘱“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锐气!”比武的结果,不分胜败,旗鼓相当,可谓皆大欢喜,梁中书指使军政司将杨志、索超都升做管军提辖使。

比武结束,书中还留下这样一截尾巴:红日西沉,梁中书在官员护送下打道回府,城里百姓,扶老携幼,都很欢喜。梁中书在马上问道:“你那百姓欢喜为何?”众老人说:“老汉等生在北京,长在大名,从不曾见今日这两个好汉将军比武!今日教场中看了这般对手,如何不欢喜!”

一听这话,这样一场并不公平的比武,似乎还合于“群众公认”,梁中书听了自然高兴。不过,这很难说不是盗用民意。

少年傻事 陈中华专栏

也参加过“文革”武斗

“文革”开始时我9岁,记忆中,武斗在我们那城市发生较晚也较少……



陈中华,大众日报高级记者,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山东作协全委会委员,业余以小说写作为主。

对“文革”及其过程中的“武斗”评价与分析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事情,后人还会去评说。在这里,我仅尽力不加评价地回忆自己所经历的二三次事件。

“文革”开始时我9岁,记忆中,武斗在我们那城市发生较晚也较少,这或许与城市小、相互认识的人多、不太好意思打有关?

枣庄最大的一次武斗发生在1967年,都称其“7·25、7·26”,也是武斗的两天时间。起因好像是“造反派”打或劫持了“保皇派”的人,后者即聚众攻打前者大本营之一的枣庄市面粉厂。

此前,父亲作为保皇派骨干去武汉学习著名保皇组织“百万雄师”经验去了,母亲管不了我和弟弟,得知武斗了,我即带弟弟去看热闹。

面粉厂距铁道游击队攻打的洋行很近。攻方从四面围住厂,向里扔石头,试图打垮防守者,洋行是攻方防护屏之一。而防守者都匍匐在厂内环形平房上,以屋脊作壕,向外掷石瓦抵抗。我亲眼见到这一进攻者,被石瓦掷中满脸是血。里面人的伤亡情况我们看不到,感觉应是攻方起码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我和弟弟

在家都听话,父母“保皇”,我们也自然要保,就时不时捡小石头往厂里投,虽只投个十几米,差着几倍远,但感觉自己是小八路哩。

该次武斗致使枣庄保皇派彻底垮台。翌日,面粉厂尚未攻下,闻对方增援部队已“大兵压境”:40公里外的合儿庄区有大量的农民造反派组织,成员中武装民兵多,皆携有枪支,得知面粉厂受攻,增援来了,很远就向空中鸣枪以示戒。这一下,保皇派仓皇四处出逃,面粉厂自动解围。

矿务局机关区域是保皇派大本营,其中的招待所是具体办公地。下午,造反派在已无人把守的情况下攻入,我和弟弟出于好奇,尽管遭不停驱赶,不许跟随,但我们仍粘着对方“尖刀班”看稀罕。“尖刀班”在招待所小心翼翼地逐门搜查,在一间屋,我俩及几个小孩与“尖刀班”最早发现了一趴在地板上的尸体……

几天后,造反派抬多具尸体上街游行,说是保皇派打死的。多年后保皇派重掌政权,又辟谣说那是伪造,再以后再也说了说法……

往后枣庄基本未发生大规模武斗,但我与其他同龄孩子间倒是发

生了一些“武斗”:先是因保皇派倒台,父母分别被关押和躲藏,家中仅我和弟弟,有些孩子就寻上门来报复我之前的言行。最令我心痛的一件事是,他们将爸爸给妈妈买的宝贝般的旧二六型自行车以绳索系住,吊到树顶,再撒手坠地摔落。再往后,我在一同学带领下,专门在晚间以石块砸那些“坏孩子”家的后玻璃窗以报复。再后来他们在课时,专程来教室揍我。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将其中的一个突然掐住,摁翻他乱咬他的鼻息……

经历的最后一次武斗发生在济南。逢1973年“批林批孔”,传统两派趁势又拉起队伍。那一次某组织在济南八一广场举行“全省群众大会”。

记忆中枣庄来了百十辆车,基本是卡车,多载以煤矿工人。当时大客车很稀罕,局机关的一辆开了来。但乘坐者却绝不是为武斗而来,各揣小九九。其中一炊事员好酒,枣庄难买到酒,就背一大袋地瓜干和一袋子空玻璃瓶到济南换酒。我们仨同学才上高中,想的是逛逛从未到过的济南。

会罢,车队依指定街道游行,目

的炫威。但不想前面车刚启动,突窜出一帮当地年轻人,抄石块照前面几辆车驾驶室就砸。我们全傻了——不知为啥。一段时间后,好像事情平息了,车队继续前行,结果是一路频遭石块袭击。我乘坐的大客玻璃全被打碎,趴座位下老是被石块和碎玻璃砸脑袋,我干脆学多数人,站起身,头由铁制顶盖保护,将屁股对窗外任砸。那炊事员也是这姿势,一旦挨着砸就顺手掏出个酒瓶背背屁股向外擲,到最后酒瓶砸了个精光。

车队转弯行至如今英雄山路,再遭袭击。前面车兀地停下,一三十多岁女子下了车,大喊道:“都下车!都快下车!让他们知道咱们枣庄煤黑子不是好惹的!”这一喊,卡车上戴胶壳帽的煤矿工人全下了车。事先没考虑到会武斗,未带工具,正巧路边有解放军植树,就将军人的铁锹全抢了,卸了铁锹当棒使。不过袭击者皆当地人,路熟巷熟,一下子全消失了……

此事件往后还有许多情节和细节,但几十年过去,我记得最深的就是那女子的喊声:“咱们枣庄煤黑子不是好惹的!”以及随后煤矿工人下车的情景。

纸春秋 路也专栏

秦淮河之累

连篇累牍的诗文使得这条河的气息变得复杂,是脂粉气和封建士大夫气相混合的那么一种气息,是芬芳与馥味的相合。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中国的文人有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尤其是到了秦淮河这样艳丽的地方,那些得志或者不得志的男女人们都以为找到了温柔乡,不写点什么文字便算不得文人了。如果那些风流韵事自己没机会做或者做不来,也可以遥想一下当年祖师爷们如何如何,意淫一番聊以自慰吧。

除长江黄河这两条大河之外,中国没有哪一条作为支流的河像秦淮河那样负担如此多的诗文,它们在窄的河道里层层淤积,使那河水看上去几乎不动了,以至于后来的游客见到这河时,竟找不到属于个人的真实感觉,视觉里的景物统统退隐到那些平仄韵脚的背后去了,归来之后感觉好像并不曾去过那个地方,谈论起来依然贫乏到只能借用别人的语言,不是

“烟笼寒水月笼纱”,就是“朱雀桥边野草花”,还有“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可以再加上“更一重烟水一重云”,当然更有那整整一部《桃花扇》,那两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连篇累牍的诗文使得这条河的气息变得复杂,是脂粉气和封建士大夫气相混合的那么一种气息,是芬芳与馥味的相合。它是女性的,但又不是女性自己的,而是男人暧昧眼光中的女性散发出来的那么一种气息。

大家对那个青楼女子爱国的故事大加歌颂,但人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爱国”,而是那爱国的女人的身份吧。如果是一个良家女子有什么大义凛然之举,大约人们是不会怀有同样的兴趣去拜谒她的故

居,尤其是要参观她的睡榻的。反正在绍兴秋瑾故居看到的游人很少。而我对这个把脑袋磕得鲜血直流的青楼女子一直说不上喜欢,我认为她虽爱国,但爱错了国,一个由一群污浊男人支撑着的已没落到底的封建朝代与她何干?安心做一个青楼女子,弹弹琴种种花做做诗调调情也总比参与那些肮脏的政治权力斗争要有意得多,要干净得多吧。对于这行将就木的国,人们除了“眼看它起朱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什么也不可做,更不值得去它磕破头。在我看来,那位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女子要比她唯美,那位不知名的商女热爱的是自己的生命和青春,那个社会既然只允许她在琴弦上说说悲欢,本来也没给她什么话语权,她又何必自作多情地跟杜牧之流的男人们

一道去瞻瞻望亡国恨呢,也许处于社会底层的她早就对现实心灰意冷,早就明白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这天下是谁的也就与她无关了。孔尚任让一条窄窄的秦淮河不仅承载欲望享乐,还要承载国家命运,这河真是太累了。

在我看来,如今感受秦淮河的最好方式是吃。只有那些可爱的秦淮小吃可以使自己从那些多得发霉的诗文里挣脱出来,别管河这边的醉生梦死,也别管河那边像唱对台戏似的夫子庙关于仁义道德的教导和贡院中儒家的正人君子学说。是的,只管埋头吃吧:盐水鸭、桂花元宵、萝卜丝饼、鸡汁干丝、鸭血粉丝汤、芝麻团、水晶包子……在美好的食欲中,秦淮河才渐渐变得具体和亲切起来,才成为你和我的秦淮河。